

徐迅
／著

某月某日寻访不遇



河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徐
迅
一
著

某月某日
寻访不遇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某月某日寻访不遇/徐迅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 5

ISBN 978-7-5650-0715-6

I. ①某… II. ①徐…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7272号

某月某日寻访不遇

徐 迅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印 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毫米×1010毫米 1/16
电 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印 张	14.25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字 数	248千字
E-mail	hfutpress@163.com	印 刷	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0715-6

定价:28.00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说徐迅

——代序

荆永鸣

说徐迅，首先得把我们的年龄减去10岁。那段时间，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吧，煤矿的文化艺术活动很多，搞得有声有色，热火朝天。人手不够，中国煤矿文联便从基层里借调。被借调的人中就有我，也有徐迅。想不清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场合见的面了。模样却清晰：中等身材，面庞干净，瘦，戴一副精巧的眼镜，浑身透出几分江南才子的斯文与柔弱。初次谋面，便觉得这小子有才气、有心眼，鬼机灵的一个人。后来，才知道徐迅不是来自煤矿。他是安徽潜山人，与张恨水是同乡，之前就在张恨水研究会工作，已经发表过不少关于张先生的文章。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这家伙为人也不错，人是聪明，但他不要聪明，不“鬼”，发表了那么多文章也不牛逼，挺随和。用我们煤矿人的话说，那就整酒呗！

其实我们常喝。

都是三十大几的汉子，精力充沛，老婆孩子又不在身边，长长的夜，不知道除了喝酒还能干什么去。和平里九区一号有一家叫“宏桥”的酒店，被借调来的几个哥们儿便常在那里小聚。刘俊、孙一平都是喝酒的好手，我和庄旭清一般。最差的就是徐迅，到底不是矿工出身。可贵的是，他属于那种激动型的，较起劲来宁可灌醉自己，也不让别人扫兴。酒桌上见人品。有了这种精神已经相当不错，况且徐迅还有个特点，朋友相聚，他从来不吝惜自己的钱包。有一年元旦，也是那家酒馆，外边飘着大雪，酒便喝得酣畅，哥儿几个差不多全灌多了。后来便借着酒劲唱起歌来。那时候北京大大小小的酒店里差不多都有卡拉OK。遗憾的是我从来不会OK，主要是嗓子不行，心里明明想着那个调子，可唱不了两句调儿就跑了。徐迅也不行。不行，他却能把餐馆里一个姑娘请过来唱。那姑娘长得

漂亮，歌也唱得真好！结束时，我发现徐迅竟与那姑娘撕撕巴巴，以为是他酒后失德，不想却是硬给了人家 50 元小费！

我欣赏徐迅为人的仗义和善良，或者说彼此欣赏，我们就成了很近的朋友。

时间一晃，10 年逝去。当时被借调来的许多人（包括我），像走马灯似的你来我走，最终作了鸟兽散。至今留下来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刘俊，另一个就是徐迅。真是不易！即使他们双双做起了《阳光》的头头，也不易。有过被借调经历的人都知道，拿着一个单位的工资而给另一个单位效力的角色，理由再堂皇，总归是有点儿别扭。短时间“别扭”一下还勉强，若是“别扭”个十年八载你行吗？但是，刘俊行，徐迅也行。说是为了煤矿的文学事业，有点儿大，也虚。毕竟生活才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如果说他们想把生活弄得更好一些，可 10 年过去了，至今哥儿俩却不见发达，我甚至怀疑，以后他们也未必就能发达。如今办杂志是众人皆知的苦差，可这哥儿俩却能把这份苦差干得有趣，有热情，还有那么多好的想法……在此，我只能向两个携手相行的兄弟致敬了！

徐迅也曾心意沉沉。有一段时间他单位的领导总催着他回去，让他回到原来的单位研究张恨水去。两难之间，徐迅一时拿不准主意，甚至绞尽了脑汁。有一次，他竟问我怎么办。徐迅生于 1963 年，生肖属兔，我属狗，属相不犯冲，因此我们相处得很好，很和谐。但在为人做事上，徐迅要比我细致，比我稳妥，他让我拿主意，我拿得了吗？后来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他还是痛下决心，留在北京，留在了煤矿这个圈子里。

煤矿真是厉害。

这是徐迅谈起《阳光》、谈起煤矿的作家和作品时常说的一句话。语气中流露着自豪。我不敢说 10 多年的相融相处，已把一个江南小生变成了一个煤矿人，至少是像了。

在煤矿，或者在更大一点儿的圈子里，徐迅都有一个好的口碑。在我与人交往中，常有人跟我提到他，说徐迅那哥们儿不错。这话我愿意听，因为他是我的朋友。窃喜之余，我总是想起一位老人。那是一名乡村铁匠，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炉火前度过，他用一把铁锤为四乡八邻的乡亲们锻造出了成千上万的锄头、刀斧、锅铲……老人老实巴交，在外很少说话，回到家里，面对儿女，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铁都锤扁了，我

就锤不扁你啊！”

这位老人就是徐迅的父亲。

假如想了解更多地了解这位老人的一生，你可以去读读徐迅的散文。我读他那篇《父亲不说话》时，读湿了眼窝。老人那句朴实得近似于真理一般的话，令我至今不忘。我在想，徐迅之所以“不错”，或者说一个乡村少年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徐迅，其答案，就在他父亲的那句话里吧。

铁匠的儿子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他那一口潜山话说不准哪一句让我费解得心烦。我曾不止一次地“勒令”他改说普通话。他不改，还振振有词，说毛泽东一生都不说普通话，我说什么普通话嘛。不可救药的结果，是我总疑心他的许多妙语都因为别人没听懂而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这对听者来说，大概是一种损失，至于说者，那就未必了，徐迅有笔，且能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他那些被称为散文的优美之作，题材广泛，山川、河流、人物，有花有草，甚至“写在虫子的边上”。徐迅把它们结集成《想象一株梅》《大地芬芳》《半堵墙》等。书的扉页上印着他的小照，是一副笑得不错的面孔。他的悲、喜、爱、恨，他的柔软，正直与善良，则躲在那厚厚的文字里。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找一本他的书读读，读出了好，可以把“太有才了”这句话送给徐迅。相反，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据我所知，这几年徐迅可是拿了不少奖：安徽文学创作奖、全国煤矿文学创作“乌金奖”、老舍散文奖，冰心散文奖……够了，不必再罗列，就足以说明一点儿什么了吧。

从去年开始，徐迅又写起了小说。至今已有几个短篇发表，这一次据说是两个中篇。作品写得如何我尚未见到，想必有那厚厚的几本散文垫底，他的小说也一定差不了，并且，刚刚鼓捣小说就能在《十月》上露脸，这本身就是一个明证。

我期待着徐迅的大作。

在漫长的小说之路上，我祝愿徐迅兄弟一路走好！

2007年11月26日·北京

目 录

说徐迅——代序	荆永鸣 (001)
丘陵人物	(001)
九十老奶	(001)
癡痢怪	(003)
苦枝子·小姑	(004)
癡痢怪·小翠	(006)
瞎 爷	(008)
纸扎匠	(010)
苇 塘	(013)
涅 槃	(016)
奶奶不死	(019)
阳光的味道	(022)
冬 至	(025)
正月丧	(028)
民谚的诞生	(031)
树 神	(034)
绿太阳	(040)
熬日头	
——乡村人物志	(048)
红保管	(048)
野郎中	(052)
焦二奶	(055)
辣子嫂	(059)

王银亮	(063)
戏班主	(066)
孝 女	(069)
后 记	(072)
一路平安	(074)
找人打架	(077)
十几岁时的一次逃跑	(080)
某月某日寻访不遇	(083)
灵魂像风	(086)
寻找大师	(088)
与喝酒无关	(091)
通俗故事	(093)
抵 抗	(096)
城市遭遇	(099)
为谁的英雄	(102)
与小饭馆有关的故事	(105)
美在咫尺	(105)
胸中丘壑	(107)
那天，阳光很正常	(110)
上山记	(114)
鹅 事	(123)
病 毒	(128)
唱错了	(135)
等人喝酒	(144)
梦里的事哪会都真实	(156)
白色雷	(181)
附 录	
写实与梦幻——关于徐迅的小说	甲 乙 (213)
需要张开想象的翅膀——代跋	徐 迅 (217)

丘陵人物

九十老奶

老屋的西头有一棵柳树，树下是一口水塘。春天，柳树青茸茸的枝条一串一串地垂下，像一道绿门帘，姑娘嫂子常到树下的石跳洗衣做么事的，轻轻拂着钻进去，不知几多妩媚几多有味儿；小伢子不懂事，猴模猴样地爬上树，折那柳条绕成圈儿，学电影里的解放军戴在头上，顽皮得很。当小伢子爬树时，坐在树下椅子上的九十老奶便嚷开了：小东西，爬树！莫划破小皮鸟……

小伢子们嘻嘻地笑。

石跳上洗衣的姑娘嫂子们羞得脸红红的，偏过头，望着绿门帘里的老奶。日头晃在头顶，晃在九十老奶饱经沧桑的脸上，她们很快读懂了九十老奶脸上的慈祥 and 善的爱意，开始帮老人骂那些顽皮的伢子。从此伢子们再不敢上树。九十老奶呢，就天天伴着日头守着树，常常一把竹椅、一个柳藤盆，盆拱在怀里，里面装着花花绿绿的布角料。暖洋洋的日头里，她手一上一下地点动，不是绣花就是织带。

九十老奶已经九十五岁了，常年穿一件半新半旧的毛士林满襟褂，黑满襟抄腰裤，裹着小脚打着裹腿。满头的黑发虽然全白，但却眼不花手不拙。据说，她是清末唱大戏人家的闺女。她出嫁时，她大大置了田庄，三盆两桶、棺材——从生到死的嫁妆，她却不要。她只要了两担丝线。青年时，针头线脑的女红，没一样她做得不出色。大大允了，给了她两担丝线，过门后，她就成天待在房里绣花织带，绣花肚兜、藏围、绣花鞋……什么老虎头啊，牡丹花啊，小燕子啊……她样样都绣得活灵活现。织好这玩意儿，她就满老屋里送，只收人家做衣时剩的边角料。她绣的花织的带，满老屋人都消受过。后来，世上只流行黄蓝两种颜色，大队里说她绣花织带的拉拢人。她吓得连忙将丝线藏了起来。前几年，红颜绿色的新式样又时兴，她又捡起了自己的手艺。夏天伴着日头坐在柳树下，冬天偃个

红泥火炉，腿上依然少不了那柳藤盆。成天手里忙得不歇，织好这些花什，她就用纸箱装好，有时还拄着拐杖，送到二里路外的镇上卖，一块两块的，她从不讨价还价，满天下人都说她好，颂她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儿子却不说她好。

那天儿子听说她到镇上卖那玩意儿了，立时发了脾气：家里不缺吃不缺花的，你卖那破片，是丢儿子的丑，我也是老人了！——儿子是遗腹子，刚退休的干部。儿子不让她绣花织带，她就很伤心。儿子说他也很难伤心。妈妈黄土埋在脖子了，成天跑外卖那些玩意儿，不是成心满世界张扬他不孝顺吗？最后儿子干脆不让她出门。她就只好成天待在屋里，吃喝也罚着儿子从窗户送进去。

这天，儿子起了个大早。退休没事干，他闲在家里十二分无聊，就打麻将，不想一下子打上了瘾，天天打到半夜。甚至一夜到天亮。顶替的儿子从县城回来，劝他不要打麻将，莫搞坏了身子。昨夜，父子俩差点儿吵起架来。晚上他气得连饭也没吃。心里烦，夜里睡不着，他就想在河边散步。走过巷弄，忽然发觉母亲的房里灯是亮的。他喊，里面没人应，他急了，就用肩膀撞，撞开门一看，母亲躺在床上动也不动。昏黄的电灯在她脸上镀了一层黄蜡。床上身上净是红绿布绉儿，手里有个布兜绣了个“传么”的字样，么字正绣到“厶”上。儿子惊了，摸摸母亲的鼻孔，发觉母亲竟死了。

满老屋里的人都拥进老人房里帮着办丧事。换老衣时，有人打开老人那装红丝线的柜子，却见整整齐齐叠着好多的布兜。揭开一看，上面绣有“狗子”“李子”的字样，每个布兜上都绣有名字，众人便不解。忽有一高中毕业生嚷道：这不是我们老屋里伢子的名字？数数还真是。可看看“传么”的字样布兜，众人又不解。高中毕业生继续说：老奶奶平素心善，是不是绣给癩痢怪的？癩痢怪？半大小伙子要肚兜？众人笑笑，却感动得泪流。

老人殓棺时，满老屋的人头上都顶了片红布片磕头。正磕头时，只见后面多了个人影，有人回过头看竟是癩痢怪，于是都惊奇，头也磕得格外地虔诚，红布一点一点的。

第二天早上，日头升起了。大伙儿看那日头，都蒙蒙地揉眼睛，日头像个蒸熟的蛋黄，四围全是蛋白般的雾气。昏蒙蒙了许多。忽然，穿了西装的刘道士从人堆里爬起来，顾不得拍打身上的灰屑，兀自说：日娘，难怪我昨夜梦见落了一颗日头，那是九十老奶归天！刘道士素日里胡诌两句，老屋里人都信，况且他最近扎灵屋发了大财，财大气粗的，说话更显

得不容置疑了。可老人的儿子听到这话，却幽幽地叹了一口气。

癩痢怪

我们那里有山有水。童年时，我常和小伙伴上山扒柴下河摸鱼。夏天热，松毛虫躁得身上起红条条子，我们便把装柴的竹篓放在河边，脱净身子哧溜钻进水里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忽而想起摸鱼，大伙儿就一起潜入河里，蹑蹑而行，双手作摸索状。真的摸出几尾鱼，折根柳条穿起鱼鳃，然后撂到竹篓的松毛柴上，等妈妈扯声扯气喊我们时，我们便把鱼和柴一同带回家。

惹得一老屋人都赞我们勤快。

特别勤快的是传么。他跟我年龄相仿，却不像我受大人们喜欢。他是癩痢，头鱼鳞般白，大概奇痒难忍，他双手总是不停地抓，抓得满头淋血。日头直直地射在他的头上，头也灿灿地白，弥漫着一股腥味儿。他也扒柴，他去的地方没人亲近，他就一个人扒。我们扒满一篓子柴时，他却扒了两篓子。我们放下竹篓赤条条地钻进水里，他就坐在松树林里撩着衣角扇风，头上汗滋滋的出奇地腥。他可怜巴巴地望着我们，等我们提起一串鱼哼着黄梅调儿往家走的时候，他也跳进河里，也摸鱼。却没有亏空的。十个癩痢九个怪！每每看到他“捞”的东西比我们多，大人总这样说。日鬼！盯着他亮晶晶的头，我们也咬牙切齿地骂。

日鬼！我就这么骂他一次，他居然十二分得意地跑到我面前，看他那样子很有趣，我又喊：日鬼！他便嘿嘿地笑，愣愣地望着我。这回，我没闻到那股腥味儿，就说：传么，你真鬼！他突然双手揉揉眼睛就哭了。我有点儿奇怪，问：你哭么个？哪个惹你了？他就不哭。忽然小声对我说：迅哥，明天我帮你扒柴，你愿不？帮我扒柴？我脸腾地红到了耳根。他可不在意，当下就把我引进松树林，指着一堆松毛柴，说：这个归你！你天天陪我玩儿，我保你每天有一篓子柴回家。于是，我天天与他一块儿上山扒柴、下河摸鱼，他做事时，我就在一旁坐着，他什么事也不要我干。怪！我再也闻不到他身上的腥味儿了。

有年，县城里来了几个背红十字白箱子的人，几个人咕咕啾啾一番，便把传么喊了去，递了两瓶像黄豆一样的白东西给他吃。他开始死活不吃，后来吃了。奇怪的是一个多月后，他头上竟长出一团黑黑的浓发。他得意极了，那天扒柴，他忽然把我喊住，严厉地说：迅哥，你今天自己扒柴，我不帮你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要你自己扒，你就自己扒！声音突然变得十分的骇人。这回轮到我惊呆了。狠狠擤了把鼻涕，

我心里对他恨极了。之后一连几天我都不理他。有天傍晚，我背着半篓子柴往家赶，他突然呼哧呼哧地跑到我跟前，将他那半篓子柴倒进我篓里，说：不知为什么，我这几天既扒不到柴又摸不到鱼，不知为什么？我也不知为什么，却立即原谅了他——可他却变得烦躁不安，常常不合群地到处乱闯。那天，我在河里洗澡，他忽然拉住我的手，说：走，看好玩儿去！没容我反应过来，人就跟他跑了一大截。到了一间瓦屋边，他小声嘘了下，叫我朝窗里望。天哪！里面有个汉子正在给女人洗澡。“扑哧”一声，我忍不住笑了。突然里面一阵惊叫，那瘦瘦的汉子就追了出来。快跑！传么对我喊一声，拉着我飞快地跑，眼见瘦汉就要追上来，他突然扯声喊着，好玩儿！好玩儿！就拐上另一条路，那瘦瘦的影子朝他撵去，接着，就听见他求饶的哭声了。半晌，他一瘸一拐地走到我跟前，我惊呆了，他的腿血淋淋的提不起来——他跛了。他长大后，我们一同去考大学，他却因为腿疾被刷下来了，他待在家里。我进城后，写信给他也不回。听家里人说：他小时候孤僻，不合群，现在脾气变得更加的坏，喜怒无常，像个搅屎棍。二十五六岁了，也不谈老婆。别人介绍了小翠，他死活也不要。你上次回来晓得吧，九十老奶葬礼他参加了，这算是破天荒的一次有礼有貌（指磕头），癩痢是个怪！父亲在信中最后说。

走出那有山有水的地方，我才知道我们那里山不叫山，真的山要比那高险几倍；那水也不算水，河河汉汉的沾不上海洋的边——外面的人都说那里叫丘陵。

苦枝子·小姑

这家的婆婆叫焦八叉，媳妇叫苦枝子，儿子称焦二。说是应了《孔雀东南飞》那诗。不过，细究起来这些外号都失去了原意。这家小姑精明能干，却不招人喜欢。那天，她大大焦大死了，小姑闻讯，抢天呼地地哭得死去活来，头发散乱着，眼泡肿胀，脸蜡黄蜡黄的，一身恹惶。怀中的伢子伸手踢脚地哭，她像没听见似的，不哄，也不给他喂奶……老屋里的人似乎麻木了，没人劝她，也没人逗她怀里的伢子。

苦枝子望望摊在门板上的公爹，又看看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小姑，心里恹恹的。她比小姑大两岁，还在家做姑娘时，就与小姑打得火热。遇上姑娘家的私房话也愿意问她，譬如“那个”多时来呀，胸罩该做背带式还是宽边的呀，她都是问小姑。那时老屋里的人也喜欢小姑。可她结婚一年没生养，小姑却在家长出了肚子——苦枝子听见小姑怀里伢子哭，就想去抱抱，脚刚迈开，婆婆焦八叉却一把抓住她的手，恶狠狠地瞪着她：

你，你也不想好啊！她是灾星，还能碰她？你大大死得那样惨，不就坏在她身上？一个黄花闺女在家大肚子临月蹲在娘家，是成心害我啊！

苦枝子心一酸，眼泪差点儿滚下来。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看热闹的人多了。老头老奶奶姑娘嫂子们径自忙丧事。屋里闹哄哄的，号哭声、说话声嘈杂在一起。老屋里办红白喜事都这样，吃饭时每家都来两个人，间或主人不在家，也有小伢子顶替来吃丧饭。苦枝子死鬼大大出殡，苦枝子没进屋，就站在窗外，这时，她听见屋里有人大声骂着什么，仔细听听是自己男人！侧起耳朵，她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些：么事干号啥？假正经！一切都坏了你……你以后就断了这条路！

焦二太狠心了。苦枝子想，男人狠心似乎也有理由。二十七八岁的人好不容易讨个亲，结婚一年多了，自己肚子还是空空的。别人二十多点儿，就堂堂皇皇地将孩子抱到这儿抱到那儿，成天像举颗日头，自己却没有。真的坏了妹妹，让我没有“日头”抱？她想起小姑那天生伢子的情形，那天她不在家，听说小姑受够了苦，死冷的天，婆婆焦八叉不让她进屋，她就在院墙屋檐边坐在板凳上生伢子……女人真遭罪！苦枝子想着，心里隐隐地作疼，清清嗓子，她就喊男人：焦二，妹妹那么伤心，你还火上加油？死了才好！焦二嘟哝着。你！——我那个这次没来，说不定……真的？你么不早说？焦二这下高兴了，咧嘴笑着，就一把揽住苦枝子伸手摸她的小腹，苦枝子身子一扭，躲开了。

两人进屋，却不见小姑，问老屋里的一个伢，那伢子手一指，说：那灾星刚才走了，抱着伢走的！……两人于是又到外面找，外面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

苦枝子果然怀孕了，第二年春上生了个白胖胖的小子。

一家人高兴坏了。苦枝子月子里四十天，婆婆与男人都不让她出房门，生怕她得了产后风，一日三餐饭都端在她手上。孩子满百日，办了好酒好烟，邀请满老屋福禄寿全的人欢天喜地地吃了几大桌。焦二忙得不亦乐乎，这桌上看看那桌上瞅瞅，喝了几盅酒，满脸泛红。嘿！我焦二有儿子了，有儿子了，我，我……他身子歪歪斜斜的，结结巴巴地吆喝。接着，逐一清点人数，查查有没有没来喝喜酒的，一查就缺了乙成。乙成是条光棍。赤脚医生。平常是常来给苦枝子看病的。焦二要去找他来，苦枝子却钻了出来，支应过男人：你醉了！我去找！

苦枝子出门，一屋子人都只好等着。可等了半天不见人回。一屋子人着急了，吩咐一个伢子去催。伢子得令而去，一会儿回来就稚声稚气地嚷：乙成压在苦枝子身上揍她哩！这下，举座哗然，焦二酒也醒了一半，

飞快地跑出门要去寻打架。到了乙成家，却见门是关的，并无动静。焦二贴在窗棂望，只见乙成与女人正胶在一块儿，哪里是打架？顿时，一股怒火哧哧地从焦二心底燃烧起来，他飞起一脚踢开门，乙成和苦枝子一惊，“哐当！”满桌的酒瓶和菜碗“啪啪”地掀在地上摔个粉碎。苦枝子推开惊慌失措的乙成，双膝一跪，双手死死抱住焦二的双腿哭将起来，说是要离婚！

焦二哑了！

官司打到了区法庭。区法庭几个戴大盖帽儿的调查一番，结果硬是教育了乙成一顿，判他们个不准。焦二龇牙咧嘴的，苦枝子却死皮赖脸地缠在区公所，要大盖帽儿判她离婚。三下两下就披头散发的疯狂大笑。尔后，突然睁着一双大眼睛，一张菜色的脸变得木木的，见人就痴痴地笑。区公所派人把她送进医院，医生检查了一番，说是精神受了刺激。精神病？焦二禁不住倒抽了口凉气，拉着苦枝子往家走。苦枝子一路高呼，离婚！离婚！焦二怎么拖她也拖不动。她天天待在区公所，别人吃什么，她也吃什么，晚上困在屋檐边。一天天，要么待在那个干部的窗下；要么就在人前，蹲下去就大小便，弄得区公所大院臭气熏天，吓得干部们见到她如同避瘟神一样。终于，区法庭判她个离婚。

端午边上，焦二结婚了，女方是个黄花闺女，乙成娶了苦枝子，没几个月就死了。可几年过去，焦二那黄花闺女的肚皮还是光滑溜平的，惹得焦二成天咒小姑败坏了他家风水。

癩痢怪·小翠

这里五月特忙。插田、割油菜、摘桑叶，麦梢儿五月也黄熟了。“布谷叫，连枷响”，男人在田畈薅草，姑娘嫂子们就在谷场上打麦。五月天热，她们穿着薄薄的衣，袒胸露臂的，“扑扑”地，连枷弹着散铺的麦秸，发出有节奏的闷闷响声。传么也打麦，连枷握在他手里，他一扭一扭的，不像。不像就跟女人学。俗话说泥巴田里无大小，传么看着她们打连枷，心里就想邪了，突兀说：兰香嫂，你两碗豆腐脑子晃拨了……

叫兰香嫂的是怀里有伢喝奶的媳妇。见传么朝她笑，她慌得连忙歇下连枷，低头望望，就望见自己敞胸露怀的，胸襟现出白腻腻的奶汁浸湿了好大的一片，立时脸羞得绯红。嗔道：癩痢怪！短命死的，不正经！

嘻嘻！传么咧着嘴径顾笑，谷场人也醒悟过来了，哄然大笑。笑得传么兴致倍增，开着更尖刻的玩笑。嬉皮笑脸地把场上的女人这个谑一舌那个戏一句，满场上人被弄得满脸通红。突然，笑得直不起腰的兰香嫂眼睛

一亮，在地上抓了把麦芒，唤着姐妹就直扑扑地朝传么奔来，姐妹们也都明白过来，一下子就把传么扳倒在地，死死地摁住了他。兰香嫂眼疾手快，把麦芒就伸进传么腿里，牵着他的裤子一抖一抖，麦芒倒挂刺，顺着传么的腿肉直往上蹿，刺痒得他嗷嗷怪叫：饶了我吧，放开，放开！

放开？你还没大没小的不？你还嚼小翠的舌根不？女人们正闹着，突然人群中蹿出了一个嫂子，朝传么身上又塞进一把麦芒。说：你到处败小翠的名声，你再嚼小翠的不是，我捶扁你，快！快去找小翠赔礼！收回她的名声来！快！

放，放开我！传么抖着身上的麦芒，见玩笑闹坏了，话也结结巴巴：放，放开我，我，我找小翠……

这倒像龟儿子说的！小翠！——那嫂子正是小翠的二嫂，她把手中最后的一把麦芒朝传么身上一抖，转过身，咋呼道：小翠，过来！你过来！

谷场上哪还有小翠的人影？小翠见伙伴们把传么扳在地上，就躲到后面去了。她心烦。小翠不小，也端二十二岁的饭碗了，一身素洁活脱脱像一朵棠梨花，惹得山头翘尾的蜜蜂嘤嘤朝她乱嗡，这甜蜜蜂她一只也没看中，单看中孤单一人的苦楝果——传么。传么七戳八捣的，老屋里人都讨厌他，但她喜欢。那天夜里，朦朦的月光，青水竹疏疏地响，她在屋背后的小河洗手绢，传么掬着锄子从山冈上下来，锄子柄垫着屁股坐，男子汉气撩得她花花的，她不敢开心。他先开口了：小翠，我亲你！

“……”她心乱了。

我要亲你！小翠！传么的心思一点儿也不乱，手颤颤地就搭上了她的肩。月亮吓得隐入了云层，小翠吓得闭上了眼睛。忽然传么却骇然地放下了手。她失望了，莫名其妙地睁开眼。耳旁一阵扑扑扑扑声，眼前一条红红的影子从水竹丛里倏地冲出去，传么神经质地跟着后面追了一截。

是红毛狗！传么说。

红狐！她好气。

红狐狸搅了他俩的好梦。她恨红狐狸。他恨她。老屋子里有一位残疾的小伙子，人跟传么一般年纪，成年瘫痪在床上，尿屎也在。又臭又脏。家中只有一个年迈的妈妈。老母行动不便。偏偏那小伙子命贱心高，病稍好转，就帮人做这做那。像张海迪。买纸买笔，读书教字。这里文盲多，他决心办扫盲班。小翠看他可怜，就伸手帮他拆被线洗被褥；端茶倒水的还接尿。老屋里有几位老师背后称她知书达理，是好孩子。报社记者还来采访。传么开头也欢喜，讲小翠贤良，后来不讲了，骂她找事干，瞎操心！后来又说她不正经。你想，尿都接，他俩关系还么样？他逢人就讲，

讲得活灵活现。

可小翠不管，她照样杀鸡炖烂端给那残疾人吃，常常感动得二嫂泪水涟涟：这伢子心肠这样好，菩萨保佑她命好——可她命不好，传么就不要她。这地面上，姑娘还没出嫁被人甩掉是家族最大的耻辱。不让男方买一挂万响鞭在三山五坳放放，收回名声，是不罢休的。她没找传么买鞭，也没要传么赔小心。忙时下场，她就结婚了，男方是肥西过来招亲的，老实巴交的一条汉子。老实人好，不像传么花花肠子花花心。他能居家过日子，还能让她服侍那可怜人。她咬咬牙答应让人家迁来户口。她是快做新娘子的人，传么还是条光棍，她要传么赔礼道歉有什么用？二嫂真是。

二嫂喊她，她不应，眼睛红红地低头走了。传么没看见。

农活忙下场，小翠结婚，闹得很红火。方圆几里五亲六眷都有人送礼喝喜酒。把个小小的老屋闹翻了天。下半晌，小翠家捎信叫传么去喝酒。他死活不去，“啪”地关上门却在家里喝闷酒。红芋干子，酒性烈，他喝了，就呛，呛呛，又喝。酒烧得脸猪血般红。他不在乎。那边喜庆的鞭炮声和老屋人喝酒吆三喝四的猜拳声一阵阵传来，吵得他心烦。家里蹲不住，他就抄杆猎枪一跛一歪地出去了。打猎好散心。可他在山头转了好几圈儿，怎么也摆脱不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朦朦胧胧地睁开眼，却发觉自己待在小河边。“妈的！”他乱揪乱扯着自己的头发，酸酸地抱着猎枪想走开，走到山冈，忍不住还是朝鞭炮响的地方看，蓦地，他看见河边有一团红影！

红狐？传么端起枪，瞄准，开枪了。

“哎哟！”紧接枪声而起的是一声惊叫。

他吓呆了。酒震醒了一半，跑过去一看，是人！穿着一身红装的小翠软绵绵地横倒在河边，脸痛苦地痉挛着，眼睛定定地望着传么。我，我是来喊你去喝酒的……说了这句话，便惨笑着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日头暖洋洋的时候，老屋里人在小河边发现了两具尸体。猎枪搁在传么的身上，两人身上血迹鲜艳而刺目。老屋里人都弄不清俩人为何要死在一起。十个癞痢九个怪！事出在传么的身上总算有个解释。

日鬼！盯着他那血糊糊的头，人们又咬牙切齿地骂。

瞎 爷

瞎爷眼睛是怎么瞎的，我至今也弄不清楚。反正我一生下地就喊他瞎爷。听妈妈说，我小时候，他很疼我，我周岁抓周时抓了一支笔，他竟高兴得把我顶在了他的头顶，我在他头上还撒了一泡尿，他还摸着我的宽敞的额头说我长大了准成“大气候”。那时他虽还没有学会算命，但他的话一

家人也当真，吉利的話出在瞎子嘴里，总让人高兴。

我在他满世界的赞誉中长大了。我才知道不能叫他瞎爷，而应该喊“瞎爷队长”。那年头，日子是“王小二过年”，生产队队长根本没人当。公社大队领导都急了，跑到我们老屋搞选举，没日没夜地弄了几个通宵，也没人愿应承。结果不知哪个想出抓阄的法子，不想，这阄让瞎爷爷抓上了。大队书记大概想，反正集体也要养活瞎子，瞎子当队长，多少要做点儿事，也就恩准了。“瞎爷队长”下田干农活不行，就成天到晚扛柄锄头满田畛转。他记忆力特别好，一年四季的农事掌握得清清楚楚，安排得井井有条。晃在路上，锄柄权作拐杖，扑扑地敲打着田埂，居然没一次滚进泥巴田里。插田时该开田缺，他弯下身子掏开，该堵起田缺，他也能从田里抠泥巴堵起来。难得这么精明，满老屋里人以为惊奇，平素也就特别听他的话。摊上记工分、画账的时候，他就咋呼我起来：大侄子，这事劳驾你一下，晚上我说书给你听！——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所谓“大气候”了。不过，我很乐意。况且我是那么喜欢听他讲《薛仁贵征西》……

瞎爷是条光棍。乡亲们都说他为人死板，上级开队长会，他必参加。遇到上面下达的一些定派购任务，能通融的他当即拍胸保证。不能通融时，他就与上面死磨硬顶，有时还嚷嚷：我反正是条光棍，命只一条，你书记家总不止一条命吧？有日头无日头，我瞎子一个样，嘿嘿！你总要吃饭困觉吧？不管白天黑夜，他总缠着领导，弄得领导拿他没办法。老屋里人跟他后面就沾了不少光，都很感激他。这个扯那个拉的，走错了路，也有人拉他去吃饭；衣服脏了破了，便有姑娘嫂子们拿去洗。他与老屋里人过得一团和气。

就这么凑合着过了几年，突然上头要分田。那天在公社开会回来，瞎爷激动得干瘪的眼窝颤颤的，打了半斤烧酒，破天荒地喝起来，喝得醉醺醺的满屋里吆喝：分田喽！分田喽！田很快分光了，队里要分他一亩田，他说他不要田。他一人饱了全家不饿，外去说书糊糊口吧！说到做到，他门一锁果然外去了。一年以后才回来，人虽然瘦了，黑了，但他那钱囊鼓鼓的，老屋里人猜他赚了不少钱。他像不隐讳什么似的，拿出黄屁股香烟满老屋散。嘿！别见外，吃！吃！晚上，他家就围满了人，陪着他坐。忽然他问我：大侄子，我说你能成大气候吧！听说你到县里去编县志了？在往朝那可是进士举人的事！我说你要发大吧？看，我还能算命哩！算命？老屋里人立即就有人报出生辰八字央他掐掐。他果然摇头晃脑扳着指头，子丑寅卯一番。真灵！真灵！说得那人连连蹦跳起来。瞎爷突然话锋一转，说他要“五保”。